

資治通鑑

冊
五

青學雜誌

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四

起屠維大荒落盡上章敦牂凡二年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

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

慕容恪死溫乃伐燕自謂

相時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為慕容垂所敗我郗丑之翻愔挹淫翻

初愔在北府

晉都建康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

府姑孰為南州

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京口兵可用蓋山川風氣然也豈必至謝玄用

之而後敵

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

遺于

季翻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

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衡工愔衡工自陳非將帥才不

堪軍旅將即亮翻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

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冠古玩翻會稽為王國改

太守為內史會工外翻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戌溫帥

步騎五萬發姑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甲子燕主暉立皇后可

足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從才用翻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兵亂之餘

汴水填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汴皮變翻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

金鄉金鄉縣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隋屬濟陰郡唐屬兗州我宋屬濟州縣在州東南九十里天旱水道

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

于清水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水經注濟水東北入鉅野其故瀆又東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

訓諸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杜佑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

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汶音問虎生寶之子也手寶預有平蘇峻之功注又見前温引

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舳音逐郗超曰清水

入河難以通運自清水入河皆是汭流又若寇不戰運道

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復扶此危道也不若盡舉

見衆直趨鄴城見賢遍翻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

歸遼碣碣音竭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

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

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

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濟子禮翻控引漕運俟資

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賒遠也然期於成功

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上時掌翻進不速決退必愆

乏愆差爽也乏匱竭也此言糧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

更澁滯澁色立翻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少詩沼翻恐於時

資治通鑑 一百一 晉紀 海西公 二 中華書局聚

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又不從

郗超之謀略豈常人所能及哉宜桓温重之也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趨鄴城決勝負於一戰温所不敢

頓兵河濟以待來年使燕得為備温亦不為也

温遣建威將

軍檀玄攻湖陸拔之

湖陸縣前漢曰湖陵屬山陽郡章帝更名湖陸晉分屬高平郡賢曰湖陸故城在今

兗州方與縣東南

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暉以下邳王厲

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

水經注陳留小黃縣有黃

鄉杜預曰外黃縣東有黃城兵亂之後城邑已墟故曰黃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厲兵大敗單馬犇還

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

顏於林渚

水經注華水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諸侯會于棐林以救鄭遇于北林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又有白

鴈陂在長社東北林鄉西南敗補邁翻

暉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温

復扶

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

散悉宜翻騎奇寄翻

七月温屯武陽

此東武陽也漢屬東郡魏晉屬陽平郡唐改曰朝城縣屬魏州

燕故兗州刺

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温温至枋頭

帥讀曰率枋音方

暉及

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

捷走未晚也曄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使持節南討

大都督

使疏吏翻

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

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尙書郎悉

羅騰皆從軍

悉羅騰蓋夷人以部落爲氏如魏書官氏志所載神元時餘部諸姓內人者叱羅氏如羅氏之類

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

申鍾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九年封放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七年

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

地秦王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

上

見九十九卷永和十年

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

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疆大

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

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

澠彌充翻

則陛下大事去矣今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

弊而取之不亦善乎

王猛之取李儼其計亦出此

堅從之八月遣將

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

陽軍至潁川

潁川郡治許昌

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使疏

翻吏

以王猛爲尙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温

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

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温今日聲勢似能

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温專制

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

朝直遙翻

故温之得志

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乖異也阻隔也敗補邁翻

又温驕

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

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

温之爲計正如此申胤料之審矣

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

温攻

秦而不度霸水攻燕而徘徊枋頭人皆咎其不進知彼知己温蓋臨

敵而方有見乎此也温之智雖不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衆人亦遠

矣愆謂糧運失期不

至懸絕也見賢遍翻温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

降戶江翻鄉讀曰嚮悉

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

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擊斬之染干亦夷姓如悉羅之類溫軍奪氣

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

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譙梁譙郡及梁國也水運路塞塞悉則翻九月

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

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燕豫州刺史

史治許昌斷丁管翻當佩之子也劉佩為慕容皝將却石虎攻宇文皆有功德使將軍慕容

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剽匹妙翻

也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

挑戰挑徒了翻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

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溫戰數不利糧

儲復竭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弃輜重

鎧仗重直用翻自陸道犇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

軍事領東燕太守

沈約曰東燕郡江左分濮陽所立也余按石虎分東燕郡屬洛州則是郡蓋祖逖在豫州

時所置也燕於賢翻

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

汴水濟瀆皆自北而南恐追兵毒其上流

故鑿井而飲

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

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

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

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

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

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

襄邑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

范陽王德先

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

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

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

之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于山陽

劉昫曰山陽漢射陽

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爲山陽縣唐爲楚州治所

溫深恥喪敗

喪息浪翻

乃歸罪於袁真

石

門不開糧運不繼為真罪

奏免真為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

冠

玩真以溫誣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

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

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

溫以毛虎

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淮南太守本治壽春壽春既叛以虎生領淮南而守歷陽歷陽本淮南屬

縣虎生守之外以備壽春內以衛江南

燕秦既結好

好呼到翻

使者數往來

數所角翻

燕散騎侍郎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

琛丑

林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

燕政不脩而秦大治

治直吏翻

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

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

萬年秦之櫟陽漢高帝更名屬馮翊晉屬京兆

引見琛

見賢遍翻

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

掃宮庭

朝直遙翻灑所賣翻又如字掃所報翻又如字

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

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

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

處昌

呂翻焉於虔翻乘繩證翻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

遇禮

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何

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

靈祚猶班彪王命論所謂神明之祚也

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闖我王略

左傳侵敗王略杜預

注曰略經略法度余謂此略封略也如左傳王與之武公之略之略

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

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

要一遙翻好呼到翻下同

東朝君臣引領

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鄰憂

競疆也朝直遙翻下同

西使之尊敬待

有加今疆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

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

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

騶衍曰中國有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所叙九州是也其外有裨海環之海縣之說蓋本諸此天光分曜安

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

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

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之設行

宮爲干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

之私宴做古私觀問東朝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

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

世冠古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

職稱尺野無遺賢琛從兄弈爲秦尚書郎從才堅使典

客館琛於弈舍漢有典客之官後改爲大鴻臚此特琛曰昔

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

瑾亮兄弟也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

不果館弈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閒問琛東國事數

角翻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

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燕

關東秦在關西一方分據故謂燕爲東國秦爲西國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

也

使疏吏翻

兄何用問為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

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

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

登貴也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尚不敢臣其父之臣

况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

恐降屈為煩耳

言當答拜也

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

不許

燕主暉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真使持節都督

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楊州刺史封宣城公

臚陵如翻

使疏吏翻

統未踰淮而卒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

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効將軍孫

蓋等椎鋒陷陳

立効句絕椎擣也直擣其鋒也

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

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

數所角翻爭讀如字

太后可

足渾氏素惡垂

事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惡烏路翻

毀其戰功與評密謀

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

發制人

兵法曰先發制人後發者人制之

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

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

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

內意謂可足

不可

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

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

有憂色

令呼其父曰尊比毗至翻

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

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

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旣知吾

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

疾於駭機

機弩牙也譬之穀弩不虞而機先發使人震駭故曰駭機

今欲保族全身不

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

周公之居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

書武王有

疾周公無祝于太王季文王請以身代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乃爲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天大雷電以風王啓
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乃執書以泣迎周公而歸幾居希翻 如

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

亦其次也肥如之險卽盧龍之塞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

于大陸續漢志曰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卽廣阿澤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

邯鄲趨七喻翻邯鄲縣漢屬趙國本趙都也晉屬廣平郡東魏廢隋復置唐屬磁州邯鄲音寒丹少子麟素

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少詩照翻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

白燕主曄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及於

范陽世子令斷後斷丁管翻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

本欲保東都以自全燕旣都鄴謂龍城爲東都今事已泄謀不及設

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

安之舍讀曰捨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傍步浪翻自范陽傍南山蓋由中山

常山山谷隱于趙之顯原陵顯原陵趙主石虎虛葬處俄有獵者數百

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爲

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降戶章翻垂乃殺白馬以祭

天且盟從者從才用翻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

構事以來人尤忿恨謂構殺垂之謀也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

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夏戶雅翻若順衆心襲其無備

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朝直遙翻

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

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

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犇可以萬全子馬奴潛

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

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

建郎中令高弼俱犇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段夫人垂前妃之女

弟可足渾妃可足渾太后之妹也詳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高弼垂之國卿乙泉戍主吳歸追及